

茗  
柯  
文

一

蘇  
子  
知  
巖

PDG

上海涵芬樓以同治  
八年刊評點本景印  
原書板高營造尺五  
寸九分寬四寸二分

序

武進張大令式曾將重刻其曾祖王父皋文先生茗柯文集而以寫本示余屬爲之序蓋文章之變多矣高才者好異不已往往造爲瑰瑋奇麗之辭倣效漢人賦頌繁聲僻字號爲復古曾無才力氣勢以驅使之有若附贅懸瘤施膠漆於深衣之上但覺其不類耳敘述朋舊狀其事蹟動稱卓絕若合古來名德至行備於一身譬之畫師寫真眾美畢具偉則偉矣而於其所圖之人固不肖也吾嘗執此以衡近世之文能免於二者之譏實鮮蹈之者多矣皋文先生編次七十家賦評量殿最不

失銖黍自爲賦亦恢闕絕麗至其他文則空明澄澈不復以博奧自高平生師友多超特不世之才而下筆稱述適如其量若帝天神鬼之監臨褒譏不敢少溢何其慎與自考據家之道旣昌說經者專宗漢儒厭薄宋世義理心性等語甚者詆毀洛閩披索疵瑕枝之蒐而忘其本流之逐而遺其源臨文則繁徵博引考一字辨一物累數千萬言不能休名曰漢學前者自矜創獲後者附和偏諛而不知返君子病之先生求陰陽消息於易虞氏求前聖制作於禮鄭氏辨說文之諧聲剖晰豪芒固亦循漢學之軌轍而虛衷研究絕無陵駕先賢之意



萌於至隱文詞溫潤亦無考證辨駁之風盡取古人之  
長而退然若無一長可恃其蘊蓄者厚邊而蔽之能焉  
而不伐斂焉而愈光殆天下之神勇古之所謂大雅者  
與張氏之先兩世賢母撫孤課讀一日不能再食舉家  
習爲故常孝友艱苦遠近歎慕自粵賊縱橫東南糜爛  
常潤等郡室廬蕩然張氏之窮約殆有甚於疇昔書籍  
刻板皆摧燒不可復詰矣余昔讀張氏諸書旣欽其篤  
行茲重覽茗柯文編樂其復顯於世也乃忘其陋而序  
之同治八年十月湘鄉曾國藩

序

武進張臯文編修以經術爲古文於是求天地陰陽消  
息於易虞氏求古先聖王禮樂制度於禮鄭氏豈託於  
古以自尊其文歟又豈迂回其學而好爲難歟聖人之  
道在六經而易究其原禮窮其變知扶陽抑陰之旨然  
後交際之必辨其類議論之必防其流失也知經上下  
定民志之旨然後措施必求其實有裨於治許與必衷  
於彝典也下及騷選其支流也近時易學推惠氏棟禮  
學推江氏永而二家之文無傳蓋義之附於經者內也  
義之徵於文者外也由內及外而發揮天人之際推闡

制數之精其所蘊更宏其所就更大惜乎編修之不究  
其用而遽沒也編修所著書元爲刊其周易虞氏義虞  
氏消息儀禮圖今其友李生甫張雲藻又爲刊其編年  
文集爲四卷而屬序於元因闡編修之素所持論俾後  
之學爲文者決擇焉若其文之不遁於虛無不溺於華  
藻不傷於支離則又知言者所共喻也嘉慶十四年夏  
阮元序

茗柯文初編目錄

賜進士出身充

實錄館纂修官

武英殿協修官

翰林院編修張惠言著

初編

自戊申至甲寅凡文十八首爲一卷

二編

丁巳戊午凡文四十三首爲二卷

右先生庚申歲自編有自序

三編

自巳未改庶常至辛酉散館止凡文三十首爲

一卷

右先生辛酉歲自編

四編

自辛酉五月至壬戌五月凡文十四首爲一卷  
右先生旣沒士錫於遺稿中編錄者先生自  
編其文凡爲他人作及壽言率不錄故据爲  
例所刪文則別編焉甥董士錫謹記

茗柯文初編目錄

自戊申至甲寅凡文十八首爲一卷

游黃山賦 并序

黃山賦 并序

寒蟬賦 并序

秋霖賦

望江南花賦 并序

竹樓賦 并序

賃春賦 并序

鄧石如篆勢賦 并序

長平鏃箴

并序

七十家賦鈔目錄序

莊先生遺文後序

書墨子經後

讀荀子

讀柳子厚天說

送暉子居序

送張文在序

莊君墓表

崔景偁哀辭

茗柯文初編



游黃山賦

黃山者靈囿之閒館有方之鬱林夫其奇瓌詭麗超絕  
列嶽蓋象崑崙崑崙風方丈蓬萊又其幽扃宮別杳冥卉  
旭凝霜仍雪闕自太始舉世罕能登陟是以容成宅其  
陽浮邱樓其顛軒皇練其鼎玉女流其函鸞鶴翔其林  
芝英挺其阜予與桐城王灼濱麓客遊茲邦因往探焉  
故復麤覽誕略未遂冥尋然于高則窮蓮花之崇于奇  
則盡雲海之怪亦足以極茲山之絕觀方俟永解纓絡  
結廬神隩故聊託篇翰以誌勝懷左思曰登高能賦者



願其所見也其所未覩蓋闕如也

迫區中之隘陋兮積寥廓而神攄行周覽乎八極兮騎  
駢馳以踟躕崑崙荒忽莫可搖集兮奄息汜濫舒節乎  
三天子之都朝吾濟夫容溪兮覩容成之高臺鬱巖巖  
之峩峩兮拂穹窿而上回連岑吁其坱圠兮徑曼羨以  
延屬經崇駮駮以撇天兮應隨罷陀以頽谷霞嬰雲汨  
般以澹蕩兮嵒巖紆滃紛以相逐時固未臻乎黃山也  
忽丹嶂之岑嶙兮頰羣峭以霞起浮纖削而芩敷兮勢  
振颺而不已心炯炯而上假兮自眇眇而無倚何風引  
而歟去兮慶不可乎彌揆夕信宿于招提兮浴神濫之

湯湯陰火。煽薄于巖幽兮。伯僑無忌。奔以回皇。疏煩想  
于游蒙兮。霍然颯除。霄然雲揚。乘凌競而絕太陰兮。與  
眞緯乎相將。橫窈窕以互折兮。俠飛泉以高趨。聞幻景  
之恍惚兮。有空相之僊廬。旋室竄篠以嫵娟兮。快振厲  
翳而相扶。應眞卓錫以遙佇兮。狀顛顛而睢盱。羌尋胸  
而無見兮。悵天闕之不我舒。厲磊柯而百轉兮。穿崩崩  
以上征雲。乘乘而襲予兮。后氣黓黓而愈清岑。崑雜選  
以差錯兮。衝菴隱倚。追以縱橫。堂防絕限。岨以艘路兮。  
愕貽恍。奚梁以搶攘。入鬼室之懿溟。幽杳兮。出雲窟之  
窅寥。窈冥搏。豁頤之膠。盤枝梧兮。尋光景之晻曖。鏗暝

稍定氣而回眺兮。矗天都之巍巍。下嶙峋而刻削兮。上  
洪紛而錯崔嵬。翹撇烈孤以獨舉兮。屬重陽而下迤形。  
精溢遠若不知其所。抵兮盪空青而無依。縝澤絡繹交  
以騰湊兮。龍鱗霞駁。煒以林離。天扉石室儼以高躋兮。  
充烏騰乎將吾止之。獨橋首而不可卽兮。心徊徊而不  
怡。仰穿溟滓兮。上出彷徨。傾臺兀兀兮。俛視崢嶸震慄。  
徙倚兮。一升極目。天表兮。洋洋蓮華。藪萼以右起兮。翼  
天都而雙標。爭奇角詭兀不相讓兮。峻嶒鬼歲。据以天  
橋。紅采翠氣交曳而竝颺兮。蒙合欲歛。半散以招搖。披  
桃花而屬夫容兮。前雲門而概逍遙。往往高松負石以

成質兮壁走樛枝以還會東西蜿蜒徙靡而卻負兮蛟  
螭螭繆相詭而異態沐疏乞之霜雪兮磧禪通之沆漭  
猿狖仰眴而不能舉兮離朱目眩而不能紀流視羣崒  
靡何纍纍高低混茫襞積參差鬱撓天地茫茫霏霏似  
驚潮之鴻涌于海門兮如噎垤之冢列于庭階也于是  
眎奇選崇望蓮華之顛而造焉降嶺岈而陟堦別兮回  
兀婁而踐截鬻風磴運衰以穿汝兮石齒盱駭以礪突  
逡巡二分以側足兮下視嶽巖摩窳以罔沕噤吟跽蹠  
僅乃得度兮自眩轉而克忽詘轄折技熊經以卻立兮  
浸淫啞呀攀以中必雖荆忌之僂倏疾迅兮猶廩廩而

氣失爾乃石扇頽。砥兮掩杳玲瓏。會宇覆覆兮宛渾交。  
通參差蔽虧兮。壹陰壹陽。枝檣刻削兮。神樞而鬼工。淹  
回旋而詰屈兮。邈乾坤其若蒙歟。噴涌而上出排闥闔。  
之蕩蕩軼遊氛于鴻濛。凌虛無而獨立兮。貫到影而高。  
厲倚瑤光而部眾神兮。捐豐隆而扶屏翳。馮蔑蒙而下。  
矚兮。汨修墮于一氣。崑吼鑽列瑣碎而不可詰兮。宕冥。  
冥其容裔攬九海而撫八紘兮。吾乃今日窺天地之所。  
際。竭吾下夫崔巍兮。降雲梯之嶢嶢。逶迤桑折以規轉。  
兮。阨隤稽而若顛得底平而出天壁兮。乃馮豕而極巔。  
圍羣象于寸眸兮。駢衍振陳宮以變顏。捧菡蘭之卅六。

兮。竚。元。君。于。雲。閒。卻。睨。巨。壑。兮。嶽。淫。焜。漾。漾。兮。奪。精。僊。  
之。人。兮。威。蕤。紛。何。爲。乎。揚。靈。總。圭。笏。兮。相。翔。吹。參。差。兮。  
杳。冥。滴。淖。陸。離。班。以。屯。塞。兮。振。耀。矚。蠶。瀾。以。煌。熒。四。顧。  
竭。北。莘。莘。縱。縱。怪。物。神。鬼。紛。羅。交。馳。巨。鼇。沒。吻。以。鈔。鈔。  
兮。卻。鼻。屬。而。躩。踞。狡。猥。胡。談。以。奮。疊。兮。作。首。目。之。彰。彰。  
巨。靈。高。掌。于。雲。外。兮。勢。爪。踢。乎。華。衰。女。娥。幼。眇。以。流。睇。  
兮。被。長。佩。之。蕤。綬。百。怪。欺。猥。以。噩。對。兮。儼。隣。眇。而。睽。睽。  
羣。岳。岳。以。嶷。嶷。兮。隨。顧。盼。以。駭。駭。卒。悚。悚。以。驚。魂。兮。中。  
怡。悵。而。意。迷。會。嶄。窪。窅。日。夜。出。雲。滂。沛。第。鬱。烟。烟。煜。煜。  
紛。颺。起。而。屬。天。兮。泊。混。會。而。渾。庀。爾。乃。輕。颺。乍。起。岩。拂。

四表淫揚驚奔泮渙騷擾紛紜。遭迴以下降兮。綢繆周  
盤。轆以旁繞。穹窿糾撓。皇以回薄兮。紆鬱漫衍。敷以綿  
邈。圓宇廓以清激兮。柔祇濫其漫漫。匝而瀕洞千里而  
無極兮。州裨大瀛倒灌而外環。于是紛苒恂恍。漾漾泮  
泮。險隨曳獻。闔闔旋冤。漚洶洶其交會兮。滂煩澹而紛  
屯。嶄巖累峗。怒起而涌出兮。吸溥瀟率迫隘而復還。鯨  
回鯤擊若光而若滅兮。變化天橋。穆以龍翰。倏蠕蜎像  
揚光以出入兮。忽若鮫人水斐。飄麗以眇曼。三山滉漾  
歛在水下兮。渺不知其所遷。崒中起而突植兮。又象碣  
石之孤騫。溘眈譎幻。儵忽而萬變兮。單不可乎究原。于

是目。駭意。蕩志。懼神。疑忽兮。改容。微波。不揚。輕塵。不飛。  
直際。天極。浩乎。瀾瀾。沈沈。溶溶。鱗鱗。離離。嘻嘻兮。旭旭。  
天闔兮。洞開。翠爲。繆兮。朱爲。旗。金爲。闕兮。銀爲。臺。仙車。  
九葩兮。紫蓋。委麗。鮮扁。卉翕兮。紛緼。輝光。炫耀兮。陸離。  
暢颺。然而。與神。俱兮。廓蕩。蕩而。高馳。曳寫。霧而。遵逝兮。  
厭浥。襟之。英英。披靡。蕪之。幡纒兮。宿隩。嶇之。松聲。幽人。  
爲我。揮琴兮。儀徵江鈺字麗田隱居山中過。素女。于太清。山鳥。更唱。  
而赴。曲兮。流仙。樂之。泠泠。紛吾。窮此。遐覽兮。與無。友而。  
爲期。揖松。僑而。儷游兮。載羨。門而。與之。歸逝。散髮。以消。  
搖兮。遺氛。氣乎。獨來。乘日。月之。精照兮。綴雲。虹之。采蕤。



左格澤之炎精兮。右屬卿雲乎。崦嵫蒼虬顛鸞。起蜺以相待兮。丹砂赤醴煜爛。以凝滋餐六氣。以呼吸兮。差五采之瑤枝。庶遠遊之輜舉兮。聊發軔乎自茲。

黃山賦

余旣作游黃山賦。或恨其闕略。非昔者居方物。別圖經。沐浴崇陴。羣類庶聚之意也。乃復攬采梗概爲之賦云。丹陽之南蠻障之中。有黟山焉。是曰三天子之都。上絡斗紀。下樓衡巫。外則率山崔嵬。于近作嶂。陪以大鱗。屬以匡廬。廬江出其西。漸江出其東。千源萬浚。經營淡澹。各走相詭。宛渾黠黠。回錡隘。齷迫觸。輶輶逆防。孫理梢。

簪出窻勢若矢激不可迫覽雷出電追轉石異聲闐沛  
汨淚汗龍鏗訇漻漻豁豁嗒嗒悲鳴鐘鏞穆羽將鎗代  
更蕩滅燥竭纖潛不藏文錦鱗磔瑩瑩煌煌若此者數  
百千處然後涘闕會流交注羣輸涖涖潼潼上合彭蠡  
下達曲江爾其大勢則岢嶇崇糾纏崛崎積沓匿而  
陰陽蔽虧夫容菡萏倚天無茄形精互輝灼若朝霞其  
會高則上出閭闔平睨寒門頰視一氣空如下天其窮  
陰則涸沍膠悞昧不見太陽乃有因提之雪循蜚之霜  
其石則蹉蹕刻削咄索增積搏總別追重疊并益將顛  
復稽附鵠躡蹠縱橫駭盱震心警魄黝質斑采炫燿龍

鱗。隨。物。成。象。百。怪。千。端。若。有。鬼。神。突。怒。凌。厲。單。不。知。其。  
所。原。增。巖。重。岫。懿。暖。窈。冥。環。棹。複。竿。脇。施。瓏。玲。陽。光。池。  
輝。疑。自。地。燭。不。見。天。形。或。乃。涵。竈。金。鼎。威。蕤。玢。靈。匡。牀。  
方。几。羅。于。其。庭。霞。文。碧。篆。守。以。六。丁。爾。乃。覽。其。支。絡。周。  
其。宮。別。于。前。則。雲。門。豁。閭。亢。峙。高。闕。夫。容。桃。花。紫。石。丹。  
沙。疊。障。擲。益。青。鸞。石。人。儻。儻。茂。茂。爰。有。溫。泉。是。之。自。出。  
天。都。巍。巍。歸。然。特。雄。蓮。華。右。起。爭。隆。匹。崇。紅。杏。交。錯。洪。  
紛。馮。戎。羣。峯。來。朝。若。環。紫。宮。其。上。則。有。仙。扉。石。室。醴。泉。  
之。池。日。精。月。魄。藏。華。發。奇。其。左。則。天。柱。岬。岬。探。珠。參。差。  
軒。轅。上。昇。仙。樂。天。衣。青。鐔。白。鵝。嶺。嶙。峩。疑。九。龍。懸。泉。消。

搖之溪堪嶠溶洗千態萬狀澄莫百尺輝黛沈颺列如  
繇星揮布茫望于中乃有錦鱗揚鬣石斑無雄鱖魚兒  
啼其石則有飛雲龍際容成浮邱石牀布水聖泉飛來  
松林采石紫雲翠微霍鮮互別翱翔相追其谷則乖龍  
老蛟蜜蜃淵處千瀑亂入冬夏激雨鴻扶延延雲轉雷  
聚丹臺中填是日天海響擬眾皴琴琴紫紫家影厥嶽  
陣貢其惶絡繹臬杙藹空流光赭霞欲焱髦紛前翠彩  
濯濩般爚旁于後則仙都峒堯師子疊奮丹霞石琴屬  
以始信叢石筍植緣卒而起箭蓼嶼岫傑池未已爾乃  
其木則有木蓮九照神州無偕檀杻蒼柏海桐辛夷楓

栝。桎。榔。樅。桂。黃。楊。枏。杈。交。柯。魁。癭。紛。揚。馮。凌。藩。京。鬱。鬱。  
尊。尊。上。矗。重。陽。喬。羽。聶。炕。旁。卻。日。月。中。稽。風。聲。攝。檝。叫。  
囂。無。時。晏。甯。頽。根。陰。幹。出。火。自。照。輝。輝。熒。熒。其。下。乃。有。  
白。虎。蒼。豹。素。雌。元。熊。山。間。一。角。醜。鹿。人。从。倏。來。報。往。驚。  
嗥。羣。訶。獲。父。喜。顧。獐。子。猿。公。蒼。髯。修。顏。接。幹。回。叢。透。脫。  
牢。落。夫。掉。無。窮。其。上。乃。有。雙。鵠。獨。鶴。列。仙。之。乘。碧。雞。流。  
離。雍。雍。嬰。嬰。頻。伽。之。鳥。引。曲。赴。節。若。調。乎。簧。笙。其。松。則。  
枝。梧。節。族。膚。石。鬣。雲。蛟。螭。倒。投。之。而。鱗。鱗。仰。矚。撇。烈。不。  
見。柢。根。奇。瓌。易。貌。視。之。無。窮。察。之。無。端。其。下。乃。有。琥。珀。  
威。喜。伏。靈。石。脂。蘊。精。闕。采。僊。靈。是。資。草。則。鋪。于。披。靡。輒。

芴蔚蕝靡蕪突蕤蒟蒻薜荔珊瑚翠雲龍脩雲霧春芳  
隱隆秋馥霍漢翦花散榮翕習蔓茗青碧翠紫菲菲菁  
菁炤燿煌扈不可紀名粵有大藥黃連山精餘糧大苦  
茱芩回芸赤砂石乳紫芝丸莖石藍之花千年一榮神  
農未知兪跗未更若乃黃柑丹杏桃栗杜楸杞杷棠梨  
若榴木蘭彼子楸梅罇芳裂芬林禽崖密松肪出焉爾  
乃其懸磴突駭揭孽側足庾婁犯峯空踏确巒仰冠傾  
侈俛跖窈邈震震慄慄萬端異類氣盡汗駭恍恍魂隊  
進不敢征退不得喙悠忽怛悵目不敢睽蛟息扶服熊  
經鳥眴然後得屈焉若其凌鴻濛貫倒景憩灑泣息滓

溟浮恍惚超虛無。爛昭昭神靈居。沉漚涌瓊英。充俚佗。  
厮征歟。扈豐融。聚穀公樂呼吸亡。雙于是天雨新霽蔚。  
蒼朝隋。噎魁塊。北滂洋。四施襄。混懷隧。馮涇陵。夷東混。  
扶桑日之所出。南潰炎風。西淹總極。北沍積冰。漫漫汨。  
汨風至。波起天地。岌岌狀若浮海。說于碣石。汙汙積陵。  
化爲魚。黿。鯨。奔鯢。稠。嶽。續。翻。土。囊。鬱。勃。萬。響。怒。叫。驚。  
禽。悲。獸。跡。魂。哀。嘯。麟。麟。隱。隱。不。知。處。所。頰。聆。忽。荒。皆。在。  
水下。翔陽。震盪。滂波。憑興。浮彩。下爛。絢耀。上升。天紀。地。  
緯。確。扈。煌。熒。九。光。十。彩。轉。互。代。更。蓬。萊。閩。風。昆。侖。會。城。  
琪樹。建木。珊瑚。琳瑯。戴勝。虎齒。雒陽。流形。亾。亾。無。端。隨。

望。而。生。網。縕。元。黃。愴。將。會。懿。憑。蒙。龍。睨。天。緯。靈。之。靈。靈。  
鎮。高。邁。橫。凌。九。坑。杳。天。外。于。胥。樂。兮。發。蒙。蓋。

### 寒蟬賦

陸士龍謂蟬有五德故爲作賦亦復僑居之感貧才之  
歎也余唯其蛻濁澌辭泥滓清潔莫尚無營于物而喧  
喧不已豈莊生逍遙老氏守嘿之旨耶暇日省陸賦聊  
致思焉

夫何寒蟬之修絜感時運而來翔辭緇涅于埃澌翩乘  
風而適行儵旣翕于五日歟畢伏于淹望何變化之至  
神而知幾之孔章也端廣頌以飾首抗修綏以儀冠斑



文章之照爛。矯流離于輕翰。噉醴泉以爲飲。接沆瀣而  
爲餐。棲一枝而有餘。翳片葉而爲安心。抱清而守素。體  
逍遙以自然。胡嘒嘒以悲號。聲感激而永慕。橫滔涸而  
頻咽。鬱昶厲而縈互。紛旁振以接響。啖逐聲而合趣。款  
餘芬于勁秋。弔陳芳于假夏。恐雨雪之夙集。淹餘光之  
易謝。怨王孫兮不歸。紛啾啾而誰訴。豈緘默之不能將  
多言而未寤。頌曰。繫惟寒蟬。稟五德兮。精類外糅。內任  
白兮。居高揚清。姱而不閉兮。應候守信。亮志以壹兮。含  
氣飲露。泊其無求兮。逍遙棲遲。孰非大游兮。益葆厥章。  
貞以長靜兮。閉志自藏。保正性兮。藥汗遷爽。任而不守。



浪。身。闔。苦。而。不。蔽。兮。雨。足。入。于。空。牀。夜。沾。溼。而。十。起。兮。  
屢。顛。倒。乎。余。裳。獨。專。專。而。不。寐。兮。百。慮。頽。而。侵。尋。故。鄉。  
杳。以。日。遠。兮。又。流。轉。而。北。南。唯。同。懷。之。宋。厯。兮。共。千。里。  
之。切。心。造。分。襟。于。假。夏。兮。淹。清。秋。之。緒。風。欲。褰。裳。而。就。  
之。兮。限。浮。潦。之。淫。淫。念。人。生。之。靡。樂。兮。恨。秋。夜。之。不。旦。  
聊。援。翰。以。抽。思。兮。諱。中。懷。之。倦。倦。

望江南花賦

庭有小草宵蟲晝炕莖不盈尺黃花五出四柎交蓓儻  
而同氏藥必其偶縱午相代開秋發芳風嚴霜頽而彼  
寸柯方藪厥章客有言其名者是曰望江南之花旣感

其道矣爲賦焉

何小草之珍瑋感茲名之見奇其纖支附柯簡節薄葉  
之麓生也翳弱草縈蕪歟根萌謹荏枝條倚靡遊塵離  
焉積颺吹焉於是晚春早夏百卉茂止紆丹睨其左錯  
紫睥其右。虢費輦散饒部瀾漫于其側拂兮其不逮時  
也委委猗猗誠未足以命知其異也抽兮首兮擺乎其  
不爲之友也爾其覲朝陽而布葉矯夕儀而歛陰託秋  
霜而表榮倚曾墀而效心華不飾悅香不越林羣不比  
標偏不戾參獨專專兮沈沈體志安隱醞醞深深淒淒  
兮秋風飄颻兮吹我襟初服兮敢化恐冉弱兮弗任諒

君。子。之。不。佩。悵。永。望。兮。江。南。

竹樓賦

崔格卿嗜竹自號曰竹樓好事者爲畫竹樓圖煙標旣  
竝雲矚在茲亦勝情者所寄也請余賦之辭曰

江。南。之。幽。篠。兮。百。尺。而。不。見。陽。石。結。根。而。成。色。雲。裁。葉  
而。舒。光。赤。山。匿。素。流。折。紺。參。峯。縹。淚。汨。山。雕。氣。而。縛。景  
水。陽。朝。而。陰。夕。乃。有。高。樓。起。乎。其。中。修。欄。層。倚。空。牖。玲  
瓏。虛。瑤。席。以。受。碧。倒。瓊。霞。而。鏡。紅。蒼。苔。孤。侵。人。聲。四。沈  
單。鶴。偶。叫。潛。蚪。一。吟。雲。百。態。而。逕。入。風。萬。響。而。來。尋。于  
是。幽。居。之。士。任。達。之。流。適。爾。長。嘯。渺。焉。登。樓。結。柔。條。兮

三春發勁幹兮九秋是時芳杜已歇桂枝方彫悟窈窕  
之旣晏顧防露之未朝理紛縕之昔悅屬郢客之長謠  
謠曰洞庭波兮湘水深山中人兮青玉稔橫千里之騁  
望報蘭茝之素心遂爲頌曰猗彼修竹君子德兮綠文  
翠章儀其有則兮登高望遠孰其可識兮絕世獨立與  
爾爲極兮

賃春賦

海甯張文在僑居京師屬畫者作賃春圖以自況爲擬  
梁生之賦以敘之

時惟惟兮不畱淹吾馳兮未央周皇都兮結覽悲窈窕

清徽

王濱楚

騷人之遺

王揚甫

今日長感梁鴻兮作歌。慘妻息兮內傷。信余志兮弗諒。  
容回徇兮微祿。果搏觚兮異方。世不云兮我穀。總余駕  
兮將逝。攬九州兮一達。心眩沅兮故閭。雲蔓蔓兮蔽之。  
託庶下兮願頽。聊消搖兮時暨。固靡冀兮尙賢。幸芳馨  
兮未沫。惟歲暮兮窮陰。風調調兮振林。眾齷齪兮余笑。  
心惻惻兮孰任。

鄧石如篆勢

倉籀旣悠。蟲鳥茫晦。秦斯改文。小篆是紀。大書刻山。封  
石頌德。摛華絢豔。後藝是則。佐隸趨簡。迺及分勢。六書  
載淆。八體亦廢。二漢縣延。厥緒弗恢。金刻石薶。莫究莫

追般般石鼓發于陳倉疇曰體諷庶有憲章在唐李監  
載紹厥武我聞其書蟲蝕鳥步傳刻世貿厥真亦抃嬰  
姿媚妍維僞斯勿鐘張之法代傳代工曾是曩文弗軌  
弗蹤猗歟鄧生好古能述振茲墜風洪此藻筆俗學紛  
縑辭之廓如古人不見誰毀誰譽聞諸蔡邕篆勢有賦  
旁涉僞作緣絲凝露用範用閑竚思詳觀數摧彬粲永  
光藻翰其詞曰

雪兮風回歛兮電追琴兮梢雲之冒松櫛溟兮百川之  
隘堆岷漈兮逆折豁聞而東歸清思下烝迅神上落經  
緯中彌觚芒周作突植立以離偶乃翕趨而佹還窈窈



冥冥若首若驚。若應龍將鯢。以須震霆。幡幡慘慘。若陽  
若陰。似柔柎。實榮不可見。風或衡。運規旋。或孤出介入。  
或來而忽往。或闢而不翕。或圭組黻佩。或瓦碎冰澹。縱  
橫細縵。絡繹繽紛。遠而望之。若異類。崑崙並出。鷓首目  
之縱。莘卽而察之。若慈母字子。裴回遷轉。煦嫗而相分。  
何分銖之足算。豈金鐵之作儼。振藝林之絕塵。追軼軌  
于秦始。嗟作者之難覩。信知道之實稀。舉梗概而略論。  
願執簡以同歸。

長平鏃箴

內閣中書趙君億孫藏銅鏃一枚云自言其外祖父某

副使官山西得之高平土中其地是古長平疑秦趙戰  
鏃也春中而殺以爲刃以周尺度之長二寸兩從逸以  
博得寸之半鋌斷存者半寸而旁鋌而下刃枝出夾筭  
者寸也權其重得今稱七銖二銖于古蓋半銖而弱以  
是知考工記云綱矢長寸圍寸鄭康成氏讀爲長二寸  
猶信而圍亦當爲二寸而鄭氏略也又惜其鋌之不完  
無以測古三坑爲幾何重也趙君幼而受之其母夫人  
夫人幼而受之副使往時其廬火夫人嫁時物悉燬而  
此鏃獨存今夫人歿若干年趙君出視未嘗不欲獻也  
余旣獲觀焉又讀趙君所自爲銘感其志乃作箴曰

巖巖古鏃出自長平昔在嬴趙戰爭所營磔磔革革曰  
維凶惠孰樹俾斯而是寶是服既刊既蕤既夷厥銛既  
賁厥華而蒼赤是漸既拔會壤既襲厥珍孰吉金赤錯  
而此焉不賓故晦者飾之大恆者道之泰有眾弗愛雖  
材必剝有文弗揚雖刑必章矯性而性性性者門也無  
用而用尊者存也匪童之誨曰墓以爲戒匪今之誼  
曰毋訓是勤毋言不更敢告侍旁

七十家賦鈔目錄序

右賦七十家一百八十篇通人碩士先代所傳奇詞奧  
旨備于此矣其離章斷句闕佚不屬者與其文不稱詞

者皆不與是論曰賦烏乎統曰統乎志志烏乎歸曰歸乎正夫民有感于心有概于事有達于性有鬱于情故有不得已者而假于言言象也象必有所寓其在物之變化天之溲溲地之囂囂日出月入一幽一昭山川之崔蜀杳伏畏佳林木振礮谿谷風雲霧霖霆震寒暑雨則爲雪霜則爲露生殺之代新而嬗故鳥獸與魚草木之華蟲走螳趨陵變谷易震動薄蝕人事老少生死傾植禮樂戰鬪號令之紀悲愁勞苦忠臣孝子羈士寡婦愉佚愕駭有動于中久而不去然後形而爲言于是錯綜其詞回悟其理鏗鎗其音以求理其志其在六經則

爲詩詩之義六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六者之體主于一而用其五故風有雅頌焉七月是也雅有頌焉有風焉烝民崧高是也周澤衰禮樂缺詩終三百文學之統熄古聖人之美言規矩之奧趣鬱而不發則有趙人荀卿楚人屈原引詞表指譬物連類述三王之道以譏切當世振塵滓之澤發芳香之鬯不謀同俦竝名爲賦故知賦者詩之體也其後藻麗之士祖述憲章厥製益繁然其能者之爲之愉暢輸寫盡其物和其志變而不失其宗其淫宕佚放者爲之則流遁忘反壞亂而不可紀譎而不觚盡而不嚴肆而不衍比物而不醜其

志潔其物芳其道杳冥而有常此屈平之爲也與風雅  
爲節渙乎若翔風之運輕椒灑乎若元泉之出乎蓬萊  
而注渤澥及其徒宋玉景差爲之其質也華然其文也  
縱而後反雖然其與物椎拍宛轉冷汰其義轂輶于物  
芴芴乎古之徒也剛志沒理輓斷以爲紀內而不汙表  
而不著則荀卿之爲也其原出于禮經樸而飾不斷而  
節及孔臧司馬遷爲之章約句制寡不可理其辭深而  
旨文確乎其不頗者也其趣不兩其于物無翳若枝葉  
之附其根本則賈誼之爲也其原出于屈平斷以正誼  
不由其曼其氣則引費而不可執循有樞執有廬頡滑

而不可居。開沒宦突而與萬物都其終也。芴莫而神明爲之橐。則司馬相如之爲也。其原出于宋玉揚雄恢之。脇入竅出。緣督以及節。其超軼絕塵而莫之控也。其波駭石罅而沒乎其無垠也。張衡盱盱塊若有餘。上與造物爲友。而下不遺埃墟。雖然其神也。充其精也。茶及王延壽張融爲之。傑格拮擻。鉤子菽梧而倣儗。可觀其于宗也。無蛻也。平敞通洞。博厚而中大。而無瓠。孫而無瓠。指事類情。必偶其徒。則班固之爲也。其原出于相如。而要之。使夷昌之使明。及左思爲之。博而不沈。瞻而不華。連犴焉而不可止。言無端厓。倣以爲質。以天下爲郭。

廓入其中者眩震而謬悠之則阮籍之爲也其原出于  
莊周雖然其辭也悲其韻也迫憂患之詞也塗澤律切  
琴藪紛悅則曹植之爲也其端自宋玉而栢其角摧其  
牙離其本而抑其末浮華之學者相與尸之率以變古  
曹植則可謂才士矣搢搢乎改繩墨易規矩則佞之徒  
也不搢于同不獨于異其來也首首其往也曳曳動靜  
與適而不爲固植則陸機潘岳之爲也其原出于張衡  
曹植矯矯乎振時之儁也以情爲裏以物爲裸鏡雕雲  
風琢削支鄂其懷永而不可忘也登乎其氣焮乎其華  
則謝莊鮑昭之爲也江淹爲最賢其原出于屈平九歌



其掩抑沈怨泠泠輕輕其縱脫浮宕而歸大常鮑昭江  
淹其體則非也其意則是也逐物而不反駘蕩而駁舛  
俗者之囿而古是抗其言滑滑而不背于塗輿則庾信  
之爲也其規步矐驟則揚雄班固之所引銜而控轡惜  
乎拘于時而不能騁然而其志達其思哀其體之變則  
窮矣後之作者概乎其未之或聞也

莊先生遺文後序

右莊先生遺文若干卷其子有可輯錄先生德博而居  
隘志昌而遇蹇更貧困務自刻苦爲學問於六經之指  
古先聖之微言絕學三代之制作井田禮樂政法卓卓

大義削刻傳注審白決黑究之于心持論不爲師說搖  
惑將欲有所著述未及就以授有可先生之歿二十年  
而有可學成周易春秋毛詩周官具有論說旣乃撰次  
先生所爲古文辭歌詩都爲一編句其友王灼敘而藏  
之蓋有可旣成先生之志乃敢集先生之文蓋其重也  
余不幸幼而孤少長讀先君子所爲詩識先生名知先  
君子于先生友也旣與有可游識先生之緒論有可之  
窮如先生其爲人進退無咎悔其學不求知于世一如  
先生先生雖蘊其學不得施用有可能述其書以傳于  
後能成其身以章先生之德其父子之際雍容刻厲觀

于茲編可以悲而樂之先君子既與先生交有可又辱  
與予善而予學日以困無以自樹立將忝其先人于有  
可之集先生文益愧赧悚惕而不能自己也

書墨子經後

右墨子經上下及說凡四篇音書魯勝傳云勝注墨辯  
引說就經各附其章卽此也墨子書多奧言錯字而此  
四篇爲甚勝注既不傳世莫得其讀今正其句投通其  
旨要合爲二篇略可指說疑者闕之古者楊墨塞路孟  
子辭而闕之自孟子之後至今千七百餘年而楊氏遂  
亡墨氏書雖存讀者蓋鮮大哉聖賢之功若此盛矣墨

氏之言脩身親士多善言其義託之堯禹自韓愈氏以爲與聖賢同指孔墨必相爲用向無孟子則後之儒者習其說而好之者豈少哉老氏之言其始也微不得孟子之辨而佛氏之出又絕在孟子後是以蔓蔓延延白熾月息而楊墨泯焉遂微吾以悲老佛之不遭孟子也當孟子時百家之說眾矣而孟子獨拒楊墨今觀墨子之書經說大小取盡同異堅白之術蓋縱橫名法家惠施公孫龍申韓之屬皆出焉然則當時諸子之說楊墨爲統宗孟子以爲楊墨息而百家之學將銷歇而不足售也獨有告子者與墨爲難而自謂勝爲仁故孟子之

書亦辨斥之。嗚呼！豈知其後復有烈于是者哉？墨子之言諄于理而逆于人心者，莫如非命、非樂、節葬。此三言者，偶識之士可以立折，而孟子不及者，非墨之本也。墨之本在兼愛，而兼愛者，墨之所以自固而不可破。兼愛之言曰：愛人者人亦愛之，利人者人亦利之。仁君使天下聰明耳目相爲視聽，股肱畢強，相爲動宰。此其與聖人所以治天下者，復何以異？故凡墨氏之所以自託于堯禹者，兼愛也，尊天明鬼尚同節用者，其支流也。非命非樂節葬，激而不得不然者也。天下之人唯惑其兼愛之說，故雖他說之諄于理不安于心者，皆從而則之。不

以爲疑。孟子不攻其流而攻其本。不誅其說而誅其心。被之以無父之罪。而其說始無以自立。嗟夫。藉使墨子之書盡亡。至于今。何以見孟子之辨嚴而審簡。而有要如是哉。孟子曰。我知言。嗚呼。此其驗矣。後之讀此書者。覽其義。則于孟子之道。猶引弦以知矩乎。

讀荀子

一言而本末具者。聖人之言也。有所操有所遺。然而不虛言。言以救世者。賢人之言也。操其本者。不弊。操其末者。未有不甚弊者也。孔子之言性曰。性相近。習相遠。上知與下愚不移。所謂一言而本末具者也。孟子之言性。

善所謂操其本也。荀子之言性惡，所謂操其末也。其言殊其所以救世之意一也。孟子曰：口之于味，目之于色，鼻之于臭，耳之于聲，四肢之于安佚，是性也。不亦與荀子言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者同乎哉？荀子曰：無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美。又曰：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不亦與孟子言民之秉彝，故好是懿德者同乎哉？公都子問：孟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三說皆非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

乃所謂善也。然則孟子不以三說皆非者，豈不以上知之性善下愚之性不善而中人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者哉？雖然，由孟子之說，則人得自用其爲善之才而道甚邇，事甚易；由荀子之說，則道者聖人所以撝揉天下之具，而人將厭苦而去之。故荀子之意與告子異，而其禍仁義與告子同，則操其末者之弊必至于此也。雖然，孔子言仁而孟子益之以義，荀子則約仁義而歸之禮。夫義者人之裁制也，禮者仁義之檢繩也。孟子之教反身也切，荀子之教檢身也詳。韓子曰：求觀孔子之道，必自孟子始；後之學者欲求其途于孟子，自荀子始焉。可。



也

續柳子厚天說

或曰。柳子之說天也。比之果蓏癘痔草木。天固若是無知乎。曰。蒼蒼者謂之天。亭亭者謂之地。歔歔翁翁者謂之元氣。陰陽其有知也。無知也。吾不得而知也。審無知乎。柳子之說備矣。審有知乎。吾爲柳子竟之。凡有知者孰過于人。人之身。枵然而虛其中者。天地耶。呼吸而往來者。元氣陰陽耶。人之所以有知者。神也。其帝之主宰于天地。陰陽元氣者耶。然則人居天地之中。其猶心毛肝葉耶。其脾之榮。膽之精。肺之魂。魄耶。必且猶螻蛄之居

且食于藏者耶其有不善之生也不猶蠱之與瘕者耶  
螭蛸之在于藏也未有知之者也其死而出于後然後  
知藏之有螭蛸也其奚則生其奚則死其亦仰而訴于  
吾乎其亦哀而欲吾之仁之乎人且有恩若罰于螭蛸  
者耶寒溼之宛而蟲生焉食之蠱而蟲生焉其生而戕  
于藏府痛知于身而不知其爲蟲也有扁鵲者藥而下  
之扁鵲者知之其人不知也魯之氓有食生菜而蛭生  
于腹者病三年他日誤食芫華而病愈故自生以至其  
斃而魯之氓不知有蛭也夫屏穀而導引者去三蟲螭  
蛸未有生焉者也其次和藏氣調血脈瘕蠱未有生焉

者也。神之濁而有螻蝻，神之亂而有瘕蠱。然則人之生于元氣陰陽之薄也，決也。彼且及知有生其閒者耶？知有生其閒者，母亦待彼芟華扁鵲者耶？而怨之而哀之，而望其賞與罰焉者，非惑耶？

### 送惲子居序

余少時嘗服馬少游言，求爲鄉里善人，以沒吾世。年二十七來京師，與子居交，觀其議論文，章確切道德，乃始奮發自壯，知讀書，求成身及物之要。八年之間，共躋于舉場，更歷困苦，出類仰塵，俗人則相對以悲，己相顧自喜，益甚。凡余之友，未有如子居之深相知者。詩曰：無言

不讎子居之益余多矣。于其選而爲令，余可以無言。始子居之語余也，曰：「當事事爲第一流，余愧其言。然未嘗忘也。」凡余之學，嘗求其上矣。自以爲不足，則姑就其次。故往往無成焉。夫爲令之道，六經孔孟之所述，子居向時之所道者，皆其上者也。以子居爲之，其不可以至耶？曰：「吾不爲彼之所爲者而已。」豈子居向時之所道耶？君子出其言，則思實其行；思其行，則務固其志。固志莫如持情實行。莫如取善，是乃子居之所以益余者也。子居勉之矣。

送張文在分發甘肅序

古之所謂良有司者不待其莅政治民也。觀其所以汲汲者則其於守也可知矣。是故有躁進之心則必有趨勢之術。有患貧之心則必有冒貨之漸。雖有特達之才廉恥之念。其入于勢利也猶鞚之在項。寡之在目。而以旋于磨。雖欲自拔其足。其勢固不得已。嗚呼。今之有志于吏道者鮮矣。今各省自州縣至丞尉。謁吏部而出者。歲數百餘人。其人皆有司牧之責。其閒亦有知名義識廉恥者。然吾觀其所以進爭尺寸之捷。較出入之勢。進退之械。則未有不求熟者。及其選而得官。則譁然曰。某地善。某地惡。得之者忻戚色。然問其所以爲善惡者。則

非政之險易也。非民之溷澆也。曰某地官富。曰某地官貧。嗚呼！士未莅官。未治民。而所汲汲者如此。古之良有司。其終不可見乎。海鹽張文在。強毅慷慨。喜任俠。然敦爲孝弟。少舉于有司。困不遂。走京師。供事國史館。積若干年。以勤能。例得府經歷。又幾年。史館移選人入吏部。文在例得與。而主者抑之。不得選。今年秋。以貲入。請試用。分發得甘肅甘肅地邊塞。民窮官貧。自長吏以下。不能具輿馬。士大夫宦者。視爲畏區。而文在。以磊落才。抱負奇氣。浮汨爲吏十餘年。更偃蹇。摧困始得一官。而當遠絕西徼。家又甚貧。雖知相者。皆爲文在不樂。而文

在處之晏然且曰吾聞甘肅民朴而政簡長官無奔走  
賓客無繇役此真吾所樂者君子于是知文在之賢其  
不躁進也其不患貧也其有守也他日莅政治民其爲  
良有司也無惑焉于其行也序以送之

莊君墓表

乾隆五十七年正月十三日故國子監生莊君卒年七  
十以某年某月日葬于某原自君未卒之二年故患噎  
疾者垂三十年矣懂乃得愈恆杜門簡人事而其宗祠  
舊有田產主者弗能理日以落羣議代者難其人君奮  
然曰吾老矣幸而不死請以餘生治此他日可以見先

人乎乃取出入籍日夜鉤校之必親仿北渠吳氏義莊約定爲章規榜祠中北渠吳氏者自明時其祖性置祠產號爲義莊子孫守之至今郡人比之吳范氏君旣與族人約盡釐宿所弊經畫之至忘寒暑飲食家人固請少息不聽如是者十餘月條理屬具而君勞苦致疾竟卒君生數歲而喪母事考石門君朝夕無方四十餘年未嘗廢左右石門君致官家居君之兄曰綸渭中進士知縣武康嘗迎親就官舍然石門君尤樂君之養居數月輒歸維綸渭亦樂君之能養其親也君應舉于鄉再進再誦或勸試京闈君以石門君故不可其後疾作遂



絕意仕進焉。石門君之卒，會有故。十年不克葬。君常自咎責，執心喪，不御音樂。及畢，封樹，顧謂其子宇達曰：「吾今臥背，始帖席也。君性狷潔，無棄言，無責諾。聞人是非，若出在己。又盛氣與人言，偶及不平事，立發憤，大志變色，氣上逆，久之乃己。喜讀史，至其感慨，往往盛怒，投卷起，左右皆卒愕，其得噎疾。以此及理祠事事，或不能副君意。君盛氣，忼慨益銳，身以爲己責，故其心力尤瘁。竟不支云。」君諱緇，衡字耘石，祖令輿，翰林院編修。考柏承中明通榜，初爲靈壁縣教諭，選授湖南石門縣知縣。以疾乞休，母董太宜人莊氏世爲武進顯族。自君祖父時

以進士起家者同時十餘人。至君而抑困。子字達。有儁才。復躋有司。君謂之曰。自吾祖入翰林。以官籍解于省者六人。昔之易今之難也。聞之再植之木。其根必傷。汝好培之。蓋君之用意如此。君配吳儒人涇縣教諭振聲之女。所謂北渠吳氏者也。爲婦謹爲母。莊先君七年卒。子一人。卽宇達。縣學生。女一人。壻董某。君之葬也。邑之士來會喪。咸以君有質行。墓不可無表。以書走京師。抵宇達之友張惠言曰。子宜爲文。嗚呼。君不幸以疾廢于世。不得有所施設。及其事親成身。可以有立于後矣。乃系之以銘曰。

生也。親之。夤死也。親之。勤。胡德之。昌而屯其身。其華不  
尊。以豐其根。

崔景偁哀辭

余始識景偁于京師。與爲友。景偁以兄事余。旣數歲。已  
而北面承贄。請爲弟子。余愧謝不獲。且曰。偁之從先生。  
非發策決科之謂也。先生不爲世俗之文。又不爲世俗  
之人。偁則願庶幾焉。嗚呼。世俗之爲師。爲子弟云者。其  
取之有由矣。其學之有由矣。非所援焉而取。非所銜焉  
而學。則以爲狂且愚。昔韓退之作師說。毅然爲人師。一  
世非笑之。唯李翱張籍皇甫湜數人。以爲然。余之文質。

靡至誦聖人之書而未識其道其于景偁未有以相過也而窮困之效已明白景偁遊公卿閒名聲日起當世所謂速化之術固當聞之乃退然就執友之門而請受業欣然若有樂者惜乎不遇韓退之使與李翱張籍之徒相頡頏也景偁之學拙于進而勇于取雖小物務旣其實與之論道理未嘗不悅其改過果以速嗚呼使假之年而就其學豈可量哉景偁字格卿蒲州永濟人以乾隆五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卒于京師年二十五其爲人長弟完好生而父兄稱之歿而所與遊者思之工八分楷書摹印世多藏者余獨悲其有盛志而卒不遂其

學以無聞于後爲可惜也爲辭以哀之曰  
嗚呼。偁耶。羣黯黜以爲賢。誰使興耶。旣朝。軻而夕顛。又  
誰憎耶。苟嗇其命。而胡以厚其憑耶。將匪獲于天。而獨  
自以心爲雄耶。才者之小年。延于不肖者之恆耶。泯泯  
于後世。而落落乎古人。嗚呼。柰何乎偁耶。

茗柯文初編終

茗柯文二編目錄

卷上

丁巳戊午凡文四十三首爲二卷

楊隨安漁樵問對圖賦

并序

周易虞氏義序

虞氏易禮序

虞氏易事序

周易鄭荀義序

周易別錄序

易緯略義序

詞選序

丁小雅鄭氏易注後定序

畢訓咸詠史詩序

南華九老會倡和詩譜序

莊達甫無名人詩序

遷改格序

茗柯文二編目錄

卷下

贈毛洋溟序

送錢魯斯序

與左仲甫書

答莊卿縑書

鄂不草堂圖記

江氏墓圖記

周維城傳

濟南知府莊君傳

封文林郎惲君墓誌銘

楊君茹征墓誌銘

恭城知縣陸君祠版文

先府君行實

先祖妣事略

先妣事略





隨安言易如  
下乘口頭禪  
然卻是此文  
歸宿處所謂  
反賓爲主也  
鄙性好舉橫  
看成嶺側成  
舉句言文此  
文亦可見一  
端杼軸似赤  
壁賦 子居

茗柯文二編 卷上

楊隨安漁樵問對圖賦 并序

楊子圖其貌爲一漁一樵取邵康節氏之文題之曰漁  
樵問對于時歲在己酉以書命余于京師曰其爲我賦  
之余時甫涉易學自以未知道不敢以爲其後余南還  
罹母氏之戚則又不暇以爲今年之春乃得就楊子而  
觀所謂漁樵問對圖者縱言及于易余謂楊子曰康節  
氏之爲此言也豈不越哉曰火無體薪無用火以用爲  
本以體爲末故動水以體爲本以用爲末故靜夫本用  
地本體然故靜體而動用也余以爲不然乾恆易坤恆

簡體也。乾靜也。專動也。直坤靜也。翕動也。闢皆用也。彼  
康節者其道家言乎。先陰而後陽。舍奇而用耦。先天橫  
圖。地居東。天居西。以陰爲體也。二而四。四而八。而十六  
而三十二。而六十四。陰之數也。易則不然。始于一。變而  
七。九。二。八。六。麗于一。七。九者。也。故易乾道也。陽道也。畫  
數三。兩之而六。陰從陽也。易也者。體陽而用陽。先天者  
體陰而用陽。易者。體陰陽而用動靜。先天者。體靜而用  
動。然則康節爲老氏之徒。無惑也。吾子覃思卦爻規榘  
天地時有所得。往往合于鄭荀易學。廢久矣。庶幾吾子  
是賴。今乃取康節之說。以自表。母乃逐其末而未究其

本苟隨俗學之軌轍而未折衷于大道也。楊子曰：子之言則誠晰矣。雖然，夫易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故曰廣矣大矣，不可爲典要。今夫步日月者，右行及以左行推之而不忒者，進退之數也。昔者孟子言性善，荀卿反之言性之善惡，雖異而其教人爲堯舜仁義則一也。吾惡知夫言陰之耦者，非所以言陽之奇乎？吾惡知夫言體之非用，言用之非體乎？且吾聞之求道于易，猶挹水于淵，取明于太陽也。各得其所資焉。今吾伏鄉里，誦先王之書，上以事父母，下焉友朋，是娛動則不足，而靜或有餘性，又善病庶幾遺物之役。役者以寧吾軀，故凡體

其靜而待動者真吾之徒也。又何怪于斯圖也哉。余曰唯唯。乃爲之賦曰。

魚以膏自烹兮薪以明自燒。大哉水火之爲貞兮。化萬形而不膠。繫動靜之無方兮。固體用之合德。火假薪而後然兮。水寄魚而後食。夫唯火之爲用兮。用其無用也。傳旣盡而不滅兮。吾不知其所從也。水之爲體兮。體其無體也。逝日夜而不舍兮。吾不知其所底也。用者人兮。體者身兮。身者主而人者賓兮。無滑而魂無塞而門。而以卑其施而蘊其文。以全吾之真兮。

周易虞氏義序

漢經師敘所

著法悉如此

此文用漢法

而出入昌黎

子居

虞翻周易注釋文云十卷隋書經籍志云九卷翻字仲  
翔會稽餘姚人少好學有豪氣又善矛太守王朗命爲  
功曹朗爲孫策所敗翻追隨營護到東部侯官朗遣翻  
還策復以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多所匡諫策嘗納之  
策攻黃祖翻從說華歆下豫章還至吳策曰孤有征討  
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爲吾蕭何守會稽其見委重  
如此出爲富春長漢徵爲侍御史不赴曹操爲司空辟  
之翻曰盜跖欲以餘財污良家耶策薨孫權以爲騎都  
尉數犯顏諫爭權不能說又性疏直數有酒失權因醉  
手劔欲擊之大司農劉基固爭得免其後權與張昭論

神仙事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  
權遂怒左右多毀翻乃徙翻交州十餘年卒于交州翻  
博學洽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爲周  
易論語國語老子參同契注解周易日月變例周易集  
林律歷太元明楊釋宋其書皆亡目錄在三國志傳及  
隋唐書志自漢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  
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義略同唯京氏爲異而孟  
喜傳易家陰陽其說易本于氣而後以人事明之八卦  
六十四象四正七十二候變通消息諸儒皆祖述之莫  
能具當漢之季年扶風馬融作易傳授鄭康成康成作

易注而荊州牧劉表會稽太守王朗潁川荀爽南陽宋忠皆以易名家各有所述唯翻傳孟氏學既作易注奏上之獻帝白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爲六十四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續述其業至臣祖父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祕說於經疏闕臣生遇世亂長于軍旅習經于枹鼓之間講論于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以就其正又奏曰經之大者莫過于



易自漢初以來海內英才其讀易者解之率少至孝靈之際潁川荀誦號爲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爲章首尤可怪笑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誦孔子曰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若乃北海鄭元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元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荀誦者荀爽也是時少府孔融善其書與翻書曰自商瞿以來舛錯多矣去聖彌遠眾說騁辭曩聞延陵之理樂今觀吾子之治易知東南之

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索旁通者已。翻之言易以陰陽消息六爻發揮旁通升降上下歸于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依物取類貫穿比附始若瑣碎及其沈深解剝離根散葉鬯茂條理遂于大道。後儒罕能通之。自魏王弼以虛空之言解易。唐立于學官而漢世諸儒之說微。獨資州李鼎祚作周易集解頗采古易家言而翻注爲多。其後古書盡亡而宋道士陳搏以意造爲龍圖其徒劉牧以爲易之河圖洛書也。河南邵雍又爲先天後天之圖。宋之說易者翕然宗之。以至于今牢不可破而易陰陽

之大義蓋盡晦矣我

皇清之有天下百年元和徵士惠棟始考古義孟京荀  
鄭虞氏作易漢學又自爲解釋曰周易述然掇拾于亡  
廢之後左右採獲十無二三其所自述大抵祖禰虞氏  
而未能盡通則旁徵他說以合之蓋從唐五代宋元明  
朽壞散亂千有餘年區區脩補收拾欲一旦而其道復  
明斯固難也翻之學既世又具見馬鄭荀宋氏書考其  
是否故其義爲精又古書亡而漢魏師說略可見者十  
餘家然唯荀鄭虞氏三家略有梗概可指說而虞又較  
備然則求七十子之微言田何楊叔丁將軍之所傳者

舍虞氏之注。何所自焉。故求其條貫。明其統例。釋其疑滯。信其亡闕。爲虞氏義九卷。又表其大指。爲消息二卷。庶欲探噴索隱。以存一家之學。其所未寤。俟有道正焉耳。

虞氏易禮序

韓宣子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記曰。夫禮必本于太一。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其降曰命。故知易者禮象也。易家言禮者。唯鄭氏惜其殘闕。不盡存。又其取象用爻辰。爻辰者。遠而少變。未足以究天地消息。至其原文本質。使周家一代之制。損益具備。後有王者。

監儀在時。不可得而廢也。虞氏于禮。蓋已略矣。然以其所及。揆諸鄭氏源流本末。蓋有同焉。何者。其異者所用之象也。而所以爲象者。不殊。故以虞氏之注。推禮以補鄭氏之闕。其有不當。則闕如一。以消息爲本。

虞氏易事序

孟氏說易本于氣。而以人事明之。然虞氏之論象。備矣。皆氣也。人事雖具說。然略不貫穿。匪獨虞爾。鄭荀多說人事者。爻象亦往往錯雜。後學不得其通。乃始苦其支窒。而不能騁。于是悉舉而廢之。而相辯以浮辭。日以益眾。夫理者。無迹而象者。有依舍。象而言理。雖姬孔靡所。

子長論六家  
孟堅論九流  
筆意皆如此  
子昂

據以辯言。正辭而況多岐之說哉。設使漢之師儒比事合象。推爻附卦。明示後之學者有所依逐。至于今。曲學之響。千喙一沸。或不至此。雖然。夫易廣矣。大矣。象無所不具。而事著于一端。則吾未見漢儒之言之略也。述易事云爾。

周易鄭荀義序

漢儒說易大指可見者三家。鄭氏荀氏虞氏。鄭荀費氏易也。虞孟氏易也。鄭氏言禮。荀氏言升降。虞氏言消息。昔者慮犧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鄭氏贊易實述之。至其說經。則以卦爻無變動。謂之彖辭。

夫七八者彖九六者變經稱用九用六而辭皆七八名  
與實不相應非處犧氏之旨也爻象之區既隘則乃求  
之于天乾坤六爻上繫二十八宿依氣而應謂之爻辰  
若此則三百八十四爻其象十二而止殆猶濂焉此又  
未得消息之用也然其列貴賤之位辯大小之序正不  
易之論經綸創制吉凶損益與詩書禮樂相表裏則諸  
儒未有及之者也荀氏之說消息以乾升坤降萬物始  
乎泰終乎否夫陰陽之在天地出入上下故理有易有  
簡位有進有退道有經有權歸于正而已而荀氏言陽  
常升而不降陰常降而不升則姤遯否之義大于既濟

也。然其推乾坤之本合于一元。雲行雨施。陰陽和均。而天地成位。則章章乎可謂得易之大義者也。虞氏考日月之行以正乾元。原七九之氣以定六位。連始終之紀以敘六十四卦。要變化之居以明吉凶。悔吝六爻發揮旁通。乾元用九則天下治。以則四德蓋與荀同原而闕大遠矣。王弼之說多本鄭氏。而棄其精微。後之學者習聞之。則以爲費氏之義如此而已。其盈虛消長之次。周流變動之用。不詳于繫辭彖象者。概以爲不經。若觀鄭荀所傳卦氣十二辰八方之風六位世應交互卦變。莫不彰著。劉向有言。易家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義略。



此文以五喻成章於無可設色用意中爲此遂使敘經之文而興味灑然子居

同豈不信哉。治易者如傳春秋一條之義各以其例。時若可比。究則迥殊。李鼎祚朱震合諸家而爲說是。知日之圓而不知其不可以爲規也。余旣述虞氏之注爲消息以發其義。故爲鄭荀各通其要以俟治古文者正焉。

### 易義別錄序

敘曰。孔子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水之爲川也。源有大小。流有長短。而皆可以至于海。則斷港絕潢莫得而擬焉者。其塗通也。吳秦人之生也。同聲及其長而不相通。然累譯而皆得相喻者。其意同也。聖人之道著之于經。傳之其人。師弟子相與守之。然夫子沒而微

言絕二百餘年之間以至漢興詩分爲四春秋分爲五  
此皆七十子所親受世世傳業口授而筆記猶尙如此  
源遠末分非秦火之禍也況乎去聖久遠經簡廢絕承  
學之士各自爲宗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可勝道耶然揆  
其本原罔不依經附傳承師論法雖汎濫殊等其歸不  
同者尠矣故規矩之所出非一木之材也皆成器焉器  
不足以盡規矩則有之矣求之于規矩之外而得之者  
未之有也易之傳自商瞿子以至田生惟一家焦氏後  
出及費氏爲古文而漢之易有三自是之後田氏之易  
楊施孟梁邱高氏而五唯孟氏久行焦氏之易爲京氏

費氏興而孟京微焉。夫以傳述之統。田生丁將軍之授受。則孟氏爲易宗無疑。而其行不及費氏者。以傳受者少。而費氏之經與古文同。馬融鄭康成爲之傳注故也。王弼注行而古師說廢。孔穎達正義行而古易書亡。其見于釋文敘錄者。自晉以前三十有二家。李鼎祚集解所引二十有三焉。皆微文碎義。多不貫串。蓋易學埽地盡矣。可不惜哉。夫不盡見其辭。而欲論其是非。猶以偏言決獄也。不盡通各家。而欲處其優劣。猶援白而嘲黑也。余于易取虞氏。旣已推明其義。以鄭荀二家注文略備。故條而次之。自餘諸家。雖條理不具。然先士之所述。

大義要旨往往而有不可得而略也。乃輯釋文集解及他書所見各爲別錄。義有可通附著于篇。因以得其源流同異。若夫是非優劣亦可考焉。凡孟氏四家孟氏姚信翟元蜀才京氏三家京氏陸績千寶費氏七家馬融宋衷劉表王肅董遇王廙劉瓛子夏傳非漢師說別爲一家。

孟氏

孟喜

正義作僖

字長卿東海蘭陵人從田王孫受易舉孝

廉爲郎曲臺長病免爲丞相掾漢書藝文志易章句孟氏二篇隋志云八卷殘缺梁十卷釋文敘錄云十

卷無上經又引七錄云下經無旅節無上繫今集爲一卷漢興言易者自田何田何之傳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各著易傳楊何受王同蔡公受周王孫亦各爲傳田王孫受丁寬授施讎孟喜梁邱賀施孟梁邱各爲章句施氏之後有彭宣戴崇作易傳景鸞作易說孟氏之後有洼丹作易通論袁京作難記梁邱之後有五鹿充宗作略說田何所傳著書盡是矣永嘉之亂諸家盡亡而孟氏闕佚之書幸存當漢之季年馬融鄭眾康成荀爽好費氏學由是費氏大興而田氏說微獨會稽虞翻作注傳孟氏史稱孟喜好自稱

譽得易家候陰陽災異書自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  
邴獨傳喜梁邱賀以爲妄言喜竟以改師說不得爲  
博士今觀虞氏所說陰陽消息之序神明參兩之數  
九六變化之用精變神眇將非田生之傳果有得其  
祕奧者哉然遺文所存皆零文碎字其大義絕不可  
得見藉非虞氏則商瞿所受夫子之微言其遂歇滅  
矣夫學者求田何之傳則唯孟氏此文求孟氏之義  
則唯虞氏注說其大較也然虞氏雖傳孟學亦斟酌  
其意不必盡同蓋古人之學傳業世精非苟爲稱述  
而已故據其同異或發其旨庶治古文者有考焉孟

氏卦候消息惠徵士爲易漢學既發明之故不具著  
儒者皆言鄭康成始以彖象附經漢志易經十二篇  
施孟梁邱三家則章句宜以十二篇爲次今推其文  
經亡者率無彖象蓋後人寫者依鄭氏附著之邪抑  
其本固然也

姚氏

釋文敘錄云姚信字德祐吳興人吳太常卿注易十  
卷文引七錄云十二卷字元直隋書志亦十卷吳興  
志有姚德祐文集輯易注爲一卷明人爲之甚疏略  
今補而正之余治易始虞氏以其說見于集解者視

他家爲多猶可參校而得其義又商瞿之傳至漢末而絕唯虞爲孟氏學七十子之大義儻有存者故樂得而攷之旣已玩其遺文略得其義例則益知易道消息雖馬鄭大儒未能見之者以費氏徒出經文非有師古說夫子之微言有所闕而不發故也則又竊怪孟氏之傳在吳虞氏五世傳業不絕而漢魏之間未有爲其學者及仲翔之注旣上爲世所推亦未聞有聞風而起者又以知時俗所向在彼不在此卒使虛空之儒得逞其說經學歇絕良可悲也其後觀蜀才注卦變之法與虞氏同而未得其本翟子元者時



有所合而未詳然皆孟氏之支系也最晚乃讀姚氏  
注其言乾坤致用卦變旁通九六上下則與虞氏之  
注若應規矩元直豈仲翔之徒歟抑孟氏之傳在吳  
元直亦得有舊聞歟惜其所傳者止此無以證之自  
商瞿受易三百年而至田何田何之傳四百年而僅  
得虞翻虞翻之後三百年而亡其略可見者姚信而  
已耳瞿子元蜀才而已耳故吾于三家之書雖闕文  
殘字不可比義猶寶貴愛惜紬繹而不敢忽者也

翟氏

陸德明云荀爽九家集解有翟子元子元不詳何人

爲易義釋文雖時引翟文而敘錄不列子元易義則知德明未見其書特就九家集解引之李鼎祚集解有翟元翟元蓋卽子元李書諱元爲元鄭元字亦如此其所集亦自九家可知二書之外未見有引子元易者德明稱九家集解序有荀爽京房馬融鄭元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元若以當九家者然李鼎祚旣引九家又別自引翟元則九家非此九人元朗亦云其注又有張氏朱氏則不以九人爲九家亦可知也或又謂九家者淮南之九師荀爽爲之集解今以李氏所引九家之文往往指釋荀注則九家解荀非

荀解九家又明要之九家所以述荀而旁引他家以證成之觀子元諸文皆與荀義相近則其采自九家又益信然子元之易蓋孟氏非費氏何以言之荀氏有卦變無爻變今子元於泰則云五虛无君二上包五於姤則云九五遇中處正此皆虞氏之義與荀氏殊故知子元爲孟氏易也依九家序所次子元之生必在虞後其與元直蜀才未知後先若其書固已升孟氏之堂而未入其室可以差肩于姚俯接于范矣漢魏易家如此者不多得而亡之最早可知輔嗣注行馬鄭荀義猶不甚相遠世儒尙或傳之最深怪而

屏棄之者孟氏諸家之說也。

### 蜀才氏

蜀才者七錄云不詳何人七志云是王弼後人謝昺夏侯該云是譙周顏之推陸德明以爲范長生也長生涪陵丹輿人一名延久又名九重又名支字元壽隱居青城山李雄卽成都王位長生乘素輿詣雄卽日拜爲丞相尊之曰范賢故又名賢釋文敘錄隋唐志皆云蜀才易注十卷蜀才之易大約用鄭虞之義爲多卦變全取虞氏其不同者剝爲師夬爲同人此蔡景君剝上九爲謙之義推其意蓋以剝爲師師爲

比爲乾之消息。夬爲同人。同人爲大有。爲坤之消息。于虞氏旁通之義。則未概聞。然剝夬下降。師同人上升。窮上反下。其序猶有合者。非李挺之之復姤五變而生剝者。所可口實也。

京氏

漢易家兩京房。太中大夫京房者。淄川楊何弟子。梁邱賀所從受易者也。無書。元帝時京房字君明。東郡頓邱人。本姓李。吹律自定爲京氏。受易梁人焦延壽。今所謂京氏易者也。釋文敘錄京房章句十二卷。又引七錄云十卷。錄一卷。自隋書志云十卷。京氏占候。

書隋志十種凡七十三卷唐志五種二十三卷其見  
于史傳有遺文者曰易傳曰積算曰飛候曰易占曰  
易妖曰易數曰風雨占候其存者積算易傳三卷雜  
占條例一卷延壽自言嘗從孟喜問易房以延壽易  
卽孟氏學孟氏之徒翟牧白生不肯曰非也及劉向  
典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皆祖田何大誼略同唯  
京氏爲異儻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與  
相同然七略猶著之曰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  
京房六十六篇自君明長于災異易家世應飛伏六  
位六甲五星四氣六親九族福德刑殺皆出京氏然

嘗推求漢唐以來引京氏言災異者皆舉其易傳而未嘗及章句至陸德明李鼎祚往往引京氏之文率與易傳大異蓋出于章句將非京氏自以易說災異而未始以災異說易後世之言京氏者失其本耶余嘗善陸績治易京氏而其言純粹與干寶絕不相類如其言雖謂之出孟氏也可使京氏章句而在其不當在陸下章章明矣六日七分卦候消息風雨寒溫此孟氏所傳以一行所議京氏法四時卦用事上減九卿卦之七十三分則亦其不與孟氏相應之大者惜乎章句之文百不存一京氏之大義亡矣惠定宇

易漢學發明京氏積算爲詳余以爲非京氏之所以爲易故不錄占候書而輯章句爲一卷其義例則不可得而說云

陸氏

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爲孫權奏曹掾出爲鬱林太守加偏將軍釋文敘錄陸績周易述十三卷又引七志云錄一卷隋經籍志云注十五卷又與虞翻同撰日月變例六卷亡明姚士粦採釋文集解合以京氏易傳之注爲陸氏易解一卷今四庫本是也易傳注世有其書又不宜入易注其所採闕謬甚多今正而



補之因論其義例爲一卷公紀注京氏易傳則其易京氏也余嘗以爲京氏旣爲易章句又爲易傳飛候之書以謂易含萬象不可執一隅然則積算之法殆不用之章句以易傳飛候求易者爲京氏者之末失也今觀公紀所述凡納甲六親九族四氣刑德生剋未嘗一言及之至言六爻發揮旁通卦爻之變有與孟氏相出入者京氏自言其易卽孟氏學公紀儻得之耶京氏章句旣亡存于唐人所引者僅文字之末不足以見義由公紀之說京氏之大指庶幾見之公紀以少年與仲翔爲友觀其書亦幾欲與荀虞頡頏

矣

干氏

明姚士粦輯干常侍易解三卷但取李氏集解之文而又時有疏謬丁教授杰補正之頗詳具今依而錄之因論其例爲二卷干寶字令升新蔡人晉元帝時爲著作郎領國史出爲山陰令始安太守王導以爲司徒右長史遷散騎常侍其注易十卷見釋文敘錄隋志又有爻義一卷又云梁有周易宗塗四卷亡册府元龜又云有周易元品二卷史稱寶好陰陽術數畱心京房夏侯勝之傳故其注易盡用京氏占候之

法以爲象而援文武周公遭遇之期運一一比附之  
易道猥雜自此始矣蓋嘗論之易者象也象也者象  
也易以陰陽往來九六升降上下而象著焉陰陽以  
天地日月進退次舍而象生焉故曰消息鄭氏之言  
爻神用事荀氏之言乾升坤降虞氏之言發揮旁通  
莫不參互卦爻而依說卦以爲象其用雖殊其取于  
消息一也令升則不然其所以爲象者非卦也爻也  
其所取于爻者非爻也干支也由于干支而有五行四  
氣六親九族福德刑殺此皆無與于卦者也故乾之  
爲甲也震之爲庚也離之爲己也此見于經者也干

支爲卦象也。以甲壬名乾。以乙癸名坤。見辰戌名艮。見己亥名兌。則卦爲干支象也。以甲子爲水而乾象淵。以庚辰窮水而震象姦邪顛倒乖舛。說卦之義盡謬矣。京氏之義其本在卦氣消息。其用在爻變考之。其傳及章句遺文。可知令升曾不之察。而獨取其所。以占候者。以爲象。然則令升之爲京氏易者。非京氏也。昔韓宣子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故易者文王考河洛。應圖書。革制改物。垂萬世憲。章周公監之以制作者也。鄭氏知之。故推象應事。周官典則。一一形著于易。故曰制而用之。謂之法。舉而措之。

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若乃應期受命韋而用師商周之所以興廢固亦見焉今令升之注僅存者三十卦而又不完然其言文武革紂周公攝成王者十有八焉至于禮樂政典亂治之要蓋未嘗及則是以易爲周家紀事之書文武所以自旌其伐也且文王作卦辭而蒙託成王遭周公未濟託祿父不終微子爲客則是易爲讖數之言妖災之紀也故京氏以易陰陽推後世災變令升以易辭推周家應期故曰令升之爲京氏者非京氏也魏晉之代易學中微令升知虛空之壞道而未得其門欲以蕺瑣附會之說勝之遂

使後之學者指漢師爲術數而不敢道則易之墜令  
升實與有責焉耳雖然其論法象始于天地疾虛誕  
之言若邪說豈非卓然不回憂後世之遠者乎

馬氏

費氏古文易徒以象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無章  
句七錄有費氏章句四卷蓋僞託不足信傳之者前  
漢王瓊後漢陳元鄭眾皆無著書有書自馬融始七  
錄云馬融傳九卷隋經籍志梁有漢南郡太守馬融  
注一卷亡一疑九字之誤而釋文敘錄及唐藝文志  
皆有馬融傳十卷孔穎達陸德明李鼎祚引馬融說

似俱親見其書不知隋志何以云亡也馬融爲易傳授鄭康成康成爲易注于是費氏遂興然陸德明以爲永嘉之亂鄭注行世而費氏之易人無傳者豈以僞託之章句爲費氏耶荀爽亦注費氏易者其義又特異或者費氏本無訓說諸儒斟酌各家以通之馬鄭荀各自名家非費氏本學也鄭易之于馬猶詩之于毛然注詩稱箋而易則否則本之于馬者蓋少矣今馬傳旣亡所見者僅訓詁碎義就其一隅而反之大抵以乾坤十二爻論消息以人道政治議卦爻此鄭所本于馬也馬于象疏鄭合之以爻辰馬于人事

雜鄭約之以周禮此鄭所以精于馬也故錄馬氏之傳著鄭氏所以同異爲費氏學者可以考焉

宋氏劉氏

三國志注劉表爲荊州牧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閻宋忠等撰五經章句謂之後定釋文敘錄及隋經籍志皆有劉表易章句五卷釋文又引中經簿錄云注易十卷七錄云九卷錄一卷疑卽所謂後定者也而宋忠復自有著書釋文敘錄云宋忠易注九卷字仲子南陽章陵人後漢荊州五等從事又引七錄七志云十卷隋志則云梁有荊州五業從事宋忠注



周易十卷亡忠與衷五業與五等形聲之殊蓋釋文成于隋其時宋注猶在陸元朗得見之隋志據唐時見存則知此書亡于唐初矣然李鼎祚史徵皆詳引之則似未嘗亡者疑不能明也虞仲翔表云北海鄭元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元而皆未得其門今以殘文推之仲子言乾升坤降卦氣動靜大抵出入荀氏虞君以爲差勝康成者或以此景升章句尤闕略難考案其義于鄭爲近大要兩家皆費氏易也然費氏易無變動而仲子注革五云九者變爻則其異于鄭荀者不可得而聞云

王子雍氏

王肅字子雍東海郡人魏司徒蘭陵成侯王朗之子文帝時爲散騎黃門侍郎稍遷廢帝嘉平中爲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卒贈衛將軍諡景侯釋文敘錄王肅易注十卷又云作易音而無卷數隋經籍志有易注而無易音或音與注合爲十卷也肅著書務排鄭氏其託于賈馬以抑鄭而已故于易義馬鄭不同者則從馬馬與鄭同則并背馬故鄭言周禮則肅申馬論爲殷春祭是也鄭言卦氣本于馬則肅附說卦而棄馬西南陰方東北陽方用馬注而改其春秋之文是

也。馬鄭取象必用說卦，是以有互有爻辰，則肅并棄說卦，剝之以坤象牀，以艮象人是也。然其訓詁大義，則出于馬鄭者十七。蓋易注本其父朗所爲，肅更撰定，疑其出于馬鄭者，朗之學也。其掊擊馬鄭者，肅之學也。自馬鄭注行而費氏易興，諸家皆廢，苟宋雖費氏而宗之者不及馬鄭，以馬鄭主于人事而不及易家變動之說也。王朗父子竊取馬鄭而棄其言，禮言卦氣爻辰之精切者，王弼祖述王肅而並去其比附爻象者，于是虛空不根而道士之圖書作矣。嗚呼！魏晉以莊老亂天下而易先受其禍，聖道不亂邪說不

興時數會之于肅奚咎哉。

董氏

董遇字季宣宏農華陰人建安初舉孝廉稍遷黃門侍郎魏黃初中出爲郡守明帝時入爲侍中大司農卒釋文敘錄董遇章句十二卷又引七志七錄並云十卷隋書經籍志則云梁有魏大司農董遇章句十卷亡攷集解不引董遇則遇書亡于唐初蓋可知遇著書在王肅前故無與肅合者其于鄭荀則多同義雖不可考要之爲費氏易也。

王世將氏劉子珪氏

王廩字世將琅邪臨沂人晉愍帝時封武陵縣侯元  
帝時爲左衛將軍諡曰康侯釋文敘錄易王廩注十  
二卷又引七志七錄云十卷隋志唯有三卷殘闕劉  
瓛字子珪沛國相人宋大明四年舉秀才除奉朝請  
不就博通五經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人嘗爲主簿行  
參軍公事免遂不復仕齊太祖踐祚欲用爲中書郎  
不受後以母老闕養拜彭城郡丞又除會稽郡丞數  
除官皆不拜卒諡曰貞簡先生釋文敘錄引七錄云  
劉瓛作繫辭義疏隋志有劉瓛繫辭義疏二卷又周  
易乾坤義一卷又云梁有周易四德例一卷亡文選

注所引或云易注卽其義疏之文非別有注也而冊  
府元龜有劉瓛義九卷董真卿周易會通引劉瓛同  
人之注皆不足信東晉以後言易者大率以王弼爲  
本而附之以元言其用鄭宋諸家小有去取而已非  
能通其說如王廙者是也齊代鄭義甚行史稱子珪  
承馬鄭之後一時學徒以爲師範其于易或宜宗鄭  
黜王殘闕之餘無聞焉耳

### 子夏傳

釋文敘錄子夏易傳三卷七略云漢興韓嬰傳中經  
簿錄云丁寬所作張璠云或馭臂子弓所作薛虞記

虞不詳何許人。隋書經籍志周易傳二卷。魏文侯師卜子夏傳殘闕。梁六卷。案漢書藝文志。易有韓氏二篇。丁氏八篇。而無馯臂子弓。則張璠之言不足信。丁寬受易田何上及馯臂子弓。受之商瞿。非自子夏。則荀勗言丁寬亦非。劉向父子博學近古。以爲韓嬰當必有據。儒林傳稱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不聞其所受意者。出于子夏與商瞿之傳。異耶。今所傳子夏傳十一卷。崇文總目云十卷。以釋文集解諸書所引校之。都不相合。晁以道云。是唐張弧所作。惠徵士棟以爲唐時子夏殘書尙存。無容僞爲爲之。

必宋人也。然予謂卽唐時二卷者亦非眞韓氏書。其文淺近卑弱。不類漢人。殆永嘉以後羣書旣亡好事者聚斂。眾說而爲之也。朱子發云孟喜京房之學。大要皆自子夏傳而出。此不察之言也。孟京之易傳之商瞿。豈得出于子夏哉。子發又以七日來復傳證京房六爻之義。以井谷射鮒傳證井爲五月之卦。固有合者。要之爲傳者。取于孟京。非孟京取于此傳。觀其文意可知也。然晁以道云二卷之書不傳而漢上易傳所引皆非十一卷之僞書。則似朱子發見之者。其復出于晁後耶。而又何時亡之。又不可曉也。



易緯略義序

敘緯能清沖

平正其所養  
可知子居

緯者其原出于七十子之徒相與傳夫子之微言因以  
識陰陽五行之序災異之本也蓋夫子五十學易而知  
天命子贛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以其  
可言者六藝之文著之其難言者游夏之徒或口受其  
傳愜益增附推闡以相傳授秦漢之間師儒第而錄之  
其亦有技術之士以其所能推說于篇參錯間出故其  
書雜而不能酌劉歆之于緯精矣當其時河洛之文大  
備而七略不著錄將以符命之學出于其中在所禁祕  
耶鄭康成氏漢之大儒博通古文甄錄而爲之注則緯

之出于聖門而說經者之不可廢也。審矣。至隋而六經之緯焚滅，唯易獨存。後漢書注載其目曰：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宋而更有乾元序制記。乾坤鑿度。宋之諸儒排而擯之。訖于元明，無傳于世。存者獨明永樂大典所編而緯無完書矣。竊嘗以爲乾坤鑿度，僞書也。不足論。乾元序制記，宋人鈔撮者爲之。坤靈圖是類謀辨終備亡佚既多，不可指說。其近完存者，稽覽圖。乾鑿度。通卦驗。稽覽圖論六日七分。之候。通卦驗言八卦晷氣之應。此孟京氏陰陽之學。乾鑿度論乾坤消息始于一變而七進而九一陰一陽相竝而合。

于十五統于一元正于六位通天意理人倫明王度蓋  
易之大義條理畢貫自諸儒莫能外之其爲夫子之緒  
論田楊以來先師所傳習較然無疑至其命圖書考符  
應算世軌則其傳湮絕文闕不具不可得而通亦非達  
士之所欲說也故就三書而求其醕者通卦驗十三稽  
覽圖十五乾鑿度十八易學蕪絕漢人之書皆已亡闕  
其僅而存于今足以考古師說如此三書者治易者蓋  
可忽乎哉故條而次之以類相說通其可知者闕其不  
可知者存其義略焉爾

詞選序

插筋轉骨傳  
肉勻肌悉古  
法也結調閱  
俗例然不得  
追咎昔人  
子居

詞者蓋出于唐之詩人採樂府之音以製新律因係其  
詞故曰詞傳曰意內而言外者謂之詞其緣情造詣興  
于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  
君子幽約怨誹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蓋  
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則近之矣然以其文小  
其聲哀放者爲之或淫蕩靡曼雜以昌狂俳優然要其  
至者罔不惻隱盱愉感物而發觸類條鬯各有所歸不  
徒彫琢曼飾而已自唐之詞人李白爲首其後韋應物  
王建白居易劉禹錫之徒各有述造而温庭筠最高其  
言深麗閎美五代之際孟氏李氏君臣爲詐競變新調

詞之雜流由是作矣。至其工者，往往絕倫，亦如齊梁五言，依託魏晉，近古然也。宋之詞家，號爲極盛。然張先、蘇軾、秦觀、周邦彥、辛棄疾、姜夔、王沂孫、張炎、淵淵乎文，有其質焉。其盪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黃庭堅、劉過、吳文英之倫，亦各引一端，以取重于當世。而前數子者，又不免有一時通脫放浪之言，出于其閒。後進彌以馳逐，不務原其指意，破碎奔析，壞亂而不可紀。故自宋之亡，而正聲絕。元之末，而規矩隳。五百年來，作者十數，諒其所是，互有鱗變，皆可謂安蔽乖方，迷不知門戶者也。今第錄此篇，都爲二卷，義有幽隱，竝爲指發。庶幾

起筆俗格東坡韓文公碑無一處不俗起筆最俗著論亦激抗略平爲正且夫學者一提亦俗余見其稿本數語卽爲其學必否焉一類前後錯出無一定意義便雜此種歐蘇俱

塞其下流導其淵源無使風雅之士懲乎鄙俗之音不敢與詩賦之流同類而諷誦之也。

丁小正鄭氏易注後定序

自王弼注興而易晦自孔穎達正義作而易亡宋之季年學者爭說性命莫不以王孔爲本雜以華山道士之言而王伯厚氏獨盡心鄭注蒐輯闕佚彙爲一書可謂偉矣自是之後蓋五百餘年而得惠定宇氏始考鄭氏爻辰增補伯厚集注所未備然後天下知有鄭易文數十年丁君小正從而定之正其違錯補其闕漏次其篇章然後鄭氏之易大略具焉方今士以不習鄭學爲恥

不免也。既言鄭氏之學，其要在禮下，更汪洋反覆，言之以暢其旨，唐以前知此法，宋後行之者，鮮矣。此文未淨，子居。

其考校鄭書者，無慮數十家，而以丁君此書爲最善。蓋其始爲以，至于今二十餘年，不苟成書，有爲其學者，必咨焉從而爲之校者，以十數。唯以傳信爲務，而不以臆斷其爲之也。勤其出之也，慎則其獨善宜也。且夫學者所以貴古書者，豈唯其文哉？將有取其義也。王伯厚氏之序此書，取朱震之言曰：多論互體。曰：以象數爲宗。夫易之有互，不始鄭氏。自田何楊叔以來，論互體不足爲鄭學也。易者象也，易而無象，是失其所以爲易。數者所以筮也。聖人倚數以作易，而卦爻之辭數無與焉。漢師之學，謂之言象，可謂之言數，不可象數並稱者，末學之

陋也。吾以知伯厚之于鄭易，概乎未有聞也。定宇氏說爻辰是矣。雖然爻辰者鄭氏之所以求象而非鄭氏言易之要也。鄭氏之學盡于爻辰而已乎。記曰：夫禮本于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其降曰命。韓宣子見易象曰：周禮在魯矣。是故易者禮象也。是說也。諸儒莫能言。唯鄭氏言之。故鄭氏之易，其要在禮。若乃本天以求其端，原卦畫以求其變，推象附事以求文。王周公制作之意，文質損益大小該備。故鄭氏之易，人事也，非天象也。此鄭氏之所以爲大而定宇氏未之知也。夫以王惠二家之學如此，則其所輯往往有牴牾而



不知者非其學不博識不精其所涉淺也丁君此書余見其彙本一字之異必比附羣書以考其合往往列數十事是故于義審于義審則其分別有序也無惑爾己余往嘗疑鄭君箋詩以婚期盡仲夏以前于經無所徵驗及就歸妹之注考之六五爻辰在卯二月中辭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九四爻辰在午五月中辭曰歸妹愆期然後知箋義蓋出于此又嘗疑雷震百里以象諸侯周官制則不合及讀晉康侯之注諸侯有三捷之功錫以乘馬而廣之然後知易有三代之制其他如此者甚眾惜乎唐之儒師未有見及此者遂使禮家微言泯沒

此法韓得之  
孟荀而無一  
毫似孟荀舉  
文得之韓而  
似韓此所以  
不及也

子居

而不傳也。然就此書而求之。比類儔物。以合鄭氏禮注。則于易之大義。未嘗不有考焉。是則小正之功。不可廢也夫。

### 畢訓咸詠史詩序

古之爲學。非博其文而已。必有所用之。古之爲文。非華其言而已。必有所行之。必其有所用。則二帝三王周孔之道。如工之有矩。不可以意毀也。必其有所行。則發于中。而有言如鼓之有桴。不可以外遏也。嗚呼。今之學者。其取于古也略矣。其取于己也詳矣。六藝之書。仁義禮樂之迹。習之矣。弗求明也。明之矣。弗求通也。通之矣。弗

求得也。故曰：其取于古也略，爲時文爲辭賦爲詩以集名者，比屋可數；下者以爲名也。上者以求傳于後也。就其名而傳焉者，不可以論是非，不可以考治亂，而其言也不可止。故曰：其取諸己也則詳，雖然，今之世之所謂達于用者，吾見之矣。必其悍然無忌憚者也，其共笑爲迂者，則必稍嘗學者焉。笑之甚，則必其學愈甚者焉。今之言之所謂周于行者，吾聞之矣。必其惛然無廉恥者也，其共怪爲謾者，必言之稍文者焉。怪之甚，則必其文愈甚者焉。嗚呼！吾不得見古之學矣，吾不得見古之文矣。其有學古之學爲古之文者，將惡乎用之，而惡乎行。

之吾友畢訓咸于古無所不學志足以立事才足以致務而其狀悛悛如鄙人雖與之游者莫能測不苟爲文唯作詠史詩百餘篇揅譏成敗斟酌道理皆有條驗嗚呼以訓咸之文求其所學其有所用而行之也審矣世方迂訓咸則孰知此詩之非謾乎

南華九老會倡和詩譜序

吾友莊達甫授余以南華九老會倡和詩譜余讀之終篇乃言曰是九人者生皆同族皆仕焉而老其仕皆有清節又皆能爲詩其不及會而屬和者二十一人又皆耆德嗚呼可謂盛矣蓋吾聞乾隆之初

永叔子固之間以似永叔故俗處多能去之爲妙  
子希

國家太平之澤久。物力舒給。百姓安樂。壽考其君子。悖行上禮。廉恥爲務。苟賤嗜利者。不齒于里黨。而莊氏子。吾鄉爲故家科第。仍顯文章。行誼冠冕。士類觀于斯譜。則諸君子所以沐浴世澤。耄期稱道者。豈獨莊氏之幸歟。昔者先王致天下之士。與之治百姓。然七十而致政。歸老于鄉里。豈不以教民知恥。勸讓安老者哉。其老者則非佚息而已。必以時坐左右塾。教其里之子弟。大夫謂之父師。士謂之少師。民志之不壹。孝弟有弗達。惰于農桑而薄于友助。責在父師。少師于是臘月農功畢。餘子入塾。黨正以鄉飲酒之禮。致民于序。而正齒位杖者。

收句俗法  
子居

爲賓父師少師爲僕皆與獻酢之禮旣成旅而乞言相  
與歌詠古聖之道歸美于上故詩曰朋酒斯饗曰殺羔  
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先王所以正人倫厚  
風俗仁壽一世恃有此道也今去九老之會五十年矣  
其老者猶及見前輩之盛德其少若壯者蓋無聞焉然  
則由今以後鄉人子弟景頌先烈世遠愈不及將何所  
考正而傳道者哉此達甫之譜所以不可不作也達甫  
爲九老中南閩翁後人篤學力行克世其美嘉慶元年  
詔郡縣舉孝廉方正邑之人以達甫應大府上其名擬  
召用達甫固辭吾以爲鄉之先生皆如九老鄉之子弟

如陟旋峯如  
避轉壑昔人  
文無不用此  
法極形肖者  
送王填敘木  
假山記是也  
不識者乃以  
爲一無形肖  
處 子居  
洗耳率犢通  
言孔子不得

皆如達甫庶幾哉吾鄉之人士膏澤

聖世之化休問盛事將不絕于來茲矣遂書而爲之序  
嘉慶三年月日

莊達甫無名人詩序

往余讀高士傳以爲古之君子懷貞負和不得已而與  
世相接猶深自匿晦或名不可得而聞則夫高巖窮谷  
之中終己不通于世者豈少也哉惜乎其不得盡傳之  
也既而思之古之高世之士非苟以身儕麋鹿而已若  
許由善卷披衣鬻缺之倫親爲帝者師及三代之衰沮  
溺丈人荷蕢之屬乃有激而逃焉者然許由洗耳巢父

爲欲自見宜  
彈說 子居

牽犢披裘公反裘負薪荷蕢之流通言于孔子彼雖隱  
其光藏其形亦未始不欲自見以傳于後孔子曰君子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然則君子雖遯世或者無終晦于  
深巖窮谷而不得一接其名者耶孔子作春秋以名爲  
褒貶故有求名而不得有欲蓋而名彰然如齊之太史  
氏秉筆爲道兄弟赴義若飢渴絳縣老人晉之重人聲  
動公卿而史不能道其姓氏則又以爲古之君子者雖  
其有稱於後蓋亦有幸不幸而況其名與事俱泯焉  
者又可勝道哉司馬遷曰閭巷之士砥行立名非附青  
雲之士烏能施于後世悲夫有以也吾友莊達甫次古



收筆弱俗設  
色亦非法

子居

此題著手便  
腐惡作者變  
而說經乃規  
避也但賞其  
精到則被瞞  
矣局法真

君子之見于傳而佚其名者自上世迄周凡若干人頌之以詩爲一卷達甫今之砥行立名者又每有高世之志昔者揚雄論德名以鄭子真楚兩龔嚴君平爲庶幾而班固作史以王吉貢禹鮑宣兩龔與四皓鄭嚴同傳蓋明出處之同科隱顯之一致也達甫之爲此豈曰以慕夫鴻飛冥冥之爲徒者哉

### 遷改格序

易之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解之者曰君子謂乾也益之初否之上乾也其四否之三坤也坤進而居乾是謂遷善乾降而正坤是謂改過改過之

道不可以不重也。如雷然赫乎其動之也。遷善之道不可以不輕也。如風然冷乎其入之也。故曰益動而巽日進无疆。此君子所以終日乾乾夕惕若夤者也。君子之學始于自知而訖于自成。始于自知者能見善與過之謂也。非所善而善是謂僭。非所過而過是謂誣。誣且僭君子雖自反其能益乎。夫決嫌疑定猶豫別是非舍禮何以治之。故禮者道義之繩檢。言行之大防。進德修業之規矩也。君子必學禮。然後善其所善而過其所過。益之初曰利用爲大作。大作國之大事。祀與戎也。其二曰王用亨于帝。亨者祀也。其三曰益之用凶事。凶事喪也。

其四曰中行告公從告公朝聘之禮也利用爲依遷邦  
言大封也故吉凶軍賓之禮具于益焉君子于以考善  
于以鑒慝是之謂自知訖于自成者無吝于始無怠于  
終變動不居而常執其貞無吝于始者益之初復也復  
小而辨于物旣以辨之君子不如是則不樂故傾否先  
否後喜也無怠于終者益之成泰也乾動而下坤動而  
上乾德也坤業也業日進而照之以德光故曰自上下  
下其道大光也變動不居而常執其貞者益之用旣濟  
也不正不益故曰或益之十朋之龜永貞吉離龜也兌  
朋也貞正也言三正離而下益兌也其在上曰莫益之

或擊之立心勿恆凶莫益之者上不來也或擊之者初將壞也立心勿恆者巽爲坎濟未泰也夫時者有變而禮無不宜君子務正其道正其道而勿有守之以恆是以大通易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此之謂也吾友莊君卿珊寡言而力行好學不倦與其同志陸君紹聞取明人功過格正之以禮明其統例名之曰遷改余以爲君子之學所以異于釋氏者唯無求其報應福利而已非昧昧于善惡之輕重而曰吾明道不計功也卿珊之爲此其諸以爲禮之律令與故爲說易之言遷善改過者以序其篇

和見辭

其意謂以試論之者今按論之者以古通經地學在  
其體不之試論試論者以古通經地學在  
其意謂以試論之者今按論之者以古通經地學在  
其意謂以試論之者今按論之者以古通經地學在  
其意謂以試論之者今按論之者以古通經地學在  
其意謂以試論之者今按論之者以古通經地學在  
其意謂以試論之者今按論之者以古通經地學在  
其意謂以試論之者今按論之者以古通經地學在  
其意謂以試論之者今按論之者以古通經地學在  
其意謂以試論之者今按論之者以古通經地學在

茗柯文二編卷上終